

互文与述礼：《论语·乡党》之聘礼仪节考论

苗健^{1*}

(¹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摘要：《论语·乡党》篇中存在多节与聘礼仪节密切相关的文本，传统研究往往将其视为孔子个人言行的片断记录，并采取分节孤立阐释的方式，未能揭示其内在的系统性与礼学语境。通过系统整合《仪礼》《礼记》等礼经文献，对《乡党》中涉及聘礼的段落进行整体性考察与互文性分析，指出这些文本并非对孔子实际行为的描写，而是孔门弟子对孔子所述聘礼仪节的转述与整理。研究首先从语义与逻辑上，补足前人训诂的断裂之处，进而对“下大夫”“上大夫”等术语进行礼学职官意义上的还原，阐明其在聘礼仪式中的具体指涉。通过贯通并分析四节关键文本，论证其分别对应聘礼过程中“摈者迎送”“主宾入门献圭”“上宾与使者交谈”等环节，共同构成一套视角多元、内容互补的礼仪叙事。这一发现为《乡党》篇的阐释提供了新的理解路径，为先秦礼学文本的交互影响，也提供了一个基于具体仪节考证的案例。

关键词：《论语·乡党》；聘礼；孔子；礼学阐释

DOI: <https://doi.org/10.71411/zgwxxk.2026.v1i2.1019>

Textual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Ritual Knowledge: A Study on Diplomatic Rites in *Xiangdang* Chapter of Analects

Miao Jian^{1*}

(¹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Dalian, Liaoning, 116000, China)

Abstract: Several passages in the "*Xiangdang*" chapter of the Analec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tual procedures of diplomatic missions. Traditional studies have often treated these passages as fragmentary records of Confucius's personal conduct, interpreting them in isolation without uncovering their inherent systematic nature and ritual context. By integrating canonical ritual texts such as *The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YiLi)* and *The Book of Rites (Liji)*, this paper conducts a holistic and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the Diplomatic Rites (PinLi) related passages in the *Xiangdang* chapter. It argues that these texts do not depict Confucius's actual behavior but rather constitute his disciples' records and systematization of the ritual procedures transmitted by Confucius. The study first supplements semantic and logical gaps in previous exegesis, then reconstructs the official titles such as "lower minister" and "upper minister" within the ritual framework to clarify their specific roles in the diplomatic ceremony. Through a connected analysis of four key passag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y respectively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ritual: "the usher receiving and escorting the envoy," "the prin-

作者简介：苗健 (2000-)，男，黑龙江哈尔滨，硕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通讯作者：苗健，通讯邮箱：jianmiao2026@163.com

www.shiharr.com

cipal envoy entering the gate and presenting the jade tablet," and "the senior usher conversing with the envoy." Together, they form a multi-perspective and complementary narrative of ritual procedures. This discovery provides a new understanding path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pter of *Xiangdang*, and provides a case based on the specific ritual examination for the interaction of pre-Qin ritual texts.

Keywords: Analects "*Xiangdang*" chapter; The Diplomatic Rites(PinLi); Confucius; Ritual interpretation

引言

《论语·乡党》中有关聘问礼仪的记述，与《仪礼》《礼记》等文献呈现互文性。然而既往研究多将其视为孔子个人践礼的片段，倾向于在各节内部进行训诂，未能置于聘礼整体流程中贯通考察，导致其内在系统性与完整礼学语境长期隐而不彰。朱熹《论语集注》云：“旧说凡一章，今分为十七节。”^[1]朱子的注释说明了《乡党》其文的关联性，我们遵从他的说法，不以“章”为各段落的单位，而以“节”作论说，以强调其文本次于“章”的地位。同时可发现若干段落落在句式（如频繁使用“某某如也”结构）与用词（如“怡怡”“愉愉”“侃侃”等重言近义词）上高度相似，暗示它们并非孤立言行记录，而是源自同一礼学知识体系的文本集群。

此外，相关段落主语隐没而视角多元，若均视作孔子一人所为，则多有身份相抵牾之处。故本文认为，这些文本更可能是孔门弟子对孔子所述聘礼仪节的转述与整理。今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底本，结合礼仪语境，将《乡党》中四节贯通考察，指出其分别对应应聘时：（1）宾者迎宾以及送宾的情景；（2）上宾/主宾在聘礼中的样子；（3）主宾于庙堂献圭时的姿容；（4）主宾和主国宾者交谈，以及其在主国国君面前的样子。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一套相对完整、视角互补的礼仪叙事，本文旨在通过整理性考察，揭示这些文本在解释层面的未发之蕴。

1 “君召使摈”：并非单一视角的孔子行仪

其（1）《论语·乡党》：“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聘礼，即聘问邻国之礼。摈，通“宾”。《经典释文》曰：“摈，本又作宾，下文即注皆同。《说文》云：‘摈或宾字。’”^[2]《论语正义》曰：“《孔子世家》正作‘宾’。”^{[3]367}“宾”，是帮助主国国君（下称主君）行礼者，此段即摈者迎宾时的情景。《仪礼·聘礼》：“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摈者出请事。”^{[4]382}孔子在鲁国是大夫，因此他应是承摈。

聘问国任命主宾、上介、承介、次介为使者，受聘国则任命上摈、承摈、绍摈接待。由《仪礼经传通解》^{[5]43}以及《周礼·大行人》^{[6]2952}可知主君与外国使者（主宾）相见前，宾者们要在其间传辞，“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便是众摈受辞、传辞时作揖的动作。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明了介者的身份，“上介，卿一人；次介，大夫一人，余七人皆士也。”^{[6]2954}《论语正义》：“摈介皆得相当。”^{[3]368}摈与介的人数相当，则上介、上摈各一人担任；次介、承摈也各一人担任，其身份也是相对等的。按朱子《通解》所言，聘礼要按照主君、上摈、承摈、绍摈（若天子之礼则再设末摈）、末介、承介、上介、主宾的顺序传辞，再反过来，由主宾传辞于主君，如此往复三次，便可请主宾进门了。承摈面西而立，北面受辞，南面传辞，故“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表示他在受辞、传辞、作揖的过程中衣服前后摆动，使得衣裳看起来飘飘荡荡，有着“如也”的威仪。《楚辞·九叹》：“裳襜襜而含风兮”，洪庆善《楚辞补注》：“襜，衣动貌。”^[7]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夫子时为承摈，左立者是绍摈，右立者是上摈，每一传辞则宜揖也。”^{[6]370}刘氏认为这是孔子作为承摈传辞时的样子，并于《正义》详述了摈者受命传辞时

的顺序和动作。

而后“趋进，翼如也。”《论语正义》引江永《群经补义》曰：“趋进，谓庙中相礼时。非迎宾入门时，入门不谓之进。进者，行步而前。《左传》所谓‘公孙僂趋进’‘王孙贾趋进’是也……所谓‘趋进’在此时，谓从中庭进至阼阶，而释辞于宾，以相公拜也。所释之辞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时急遽，行步必趋，《礼》不言趋，省文也。”^{[3]371}表示“趋进”是在宗庙中，于阼阶前相礼的前置动作。《尔雅·释宫》：“室中谓之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8]39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奔字下注：“此析言之耳，浑言之则奔、走、趋不别也。”^{[9]494}表示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奔、走、趋等往往混用，并不相区分。“门外谓之趋”，郝懿行《尔雅义疏》曰：“閤谓之门。”下注：“《诗》曰：‘祝祭于祊。’门，庙门也。閤，《说文》作繫，或作祊。云：‘门内，祭先祖，所以傍徨。’”^[10]此门郝氏训为庙门，门外则趋，门内则走。《乡党》他节有言：“没阶，趋进，翼如也。”刚下堂，走至阶下，此处应为中庭，“中庭谓之走”，若按《释宫》析言，当为“走进”而非“趋进”，可知在《论语》中“趋”“走”浑言不别，“趋”“走”只是一个泛指。

请宾入外门后，主与宾一路行至宗庙。此段细节为《乡党》所省略，可由《聘礼》补足。“迎宾于大门内。大夫纳宾。宾入门左……及庙门，公揖入，立于中庭；宾立接西塾。几筵既设，摈者出请命。贾人东面坐启椽，取圭垂纆，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袭，执圭屈纆，授宾。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纳宾，宾入门左。介皆入门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阶，三让。”^{[4]385-390}到了宗庙后，主君先行礼走进庙门，立于庭院内，宾客则在门外靠西的位置等候。备好几案与席具后，上宾出来转达国君的命令，请宾客进入宗庙的中庭。而后使者准备献圭，由“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可知主宾加穿袭衣，持圭欲献，随即由上宾入门禀告国君，接着他再出来向使者推辞所赠之圭。最后上宾要把主宾请进中庭，其间三次作揖，行至堂下的阼阶，又再彼此三次谦让。

由《仪礼·士冠礼》：“主人玄端、爵鞶，立于阼阶下”可知阼阶是主人迎宾的位置，然后主再与宾一同登堂^{[4]29}。前述江永和刘宝楠所说的“趋进”之时，正是摈者与主宾“三揖，至于阶”的时候。江永《乡党图考》有云：“摈者从中庭进至阼阶西，有数十步，不宜纾缓，故必当趋。趋则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难其容，故特记容。趋进必有辞，辞无常者，不能记；辞有常者，不必记也。”^[11]江氏认为摈者从中庭走到阼阶的西边，足有几十步远，所以要快步走。快步走就会显得很急迫，以至于垂着手，晃着胳膊，体态失去了控制，（这不是平常的样子）所以特别记录下来。趋进是为了传辞，如果辞令是不固定的，就没法记录；而辞令是固定的话，更不必记录。

最后一段，“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聘礼》有同样的语句，“公出送宾。及大门内……宾出，公再拜送，宾不顾。”郑玄注：“公既拜，客趋辟。君命上宾送宾出，反告宾不顾，于此君可以反路寝矣。”^{[4]470-471}主宾离去时，国君送行至大门口，连行两次拜礼，（直到上宾复命说：“主宾已远到不再回望”），才返身回去。可见《乡党》与《聘礼》互为补充。

孔子身为承摈，但《乡党》此节描述的并非同一个摈者的视角。“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描述的是众摈在聘礼迎宾时，其前后受辞、传辞所共有的样子，这句既可以说是孔子个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聘礼过程的客观描述；而后“趋进，翼如也”是上宾由中庭到阼阶时相礼的样子；最后“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则是上宾去为主宾送行，而后回来复命的描述。郑玄《仪礼注疏》注曰：“公既拜，客趋辟。君命上宾送。”言此“必复命”者为上宾，孔子时为承摈，则复命者应另有其人。《论语正义》是这样解释孔子身份上的矛盾的，“孔子本为承摈，及入庙相礼，出大门送宾，皆是摄上宾。惟公送宾出时，承摈、绍摈皆在，如初宾来时之礼，而孔子已摄上宾，则承摈当已别遣人为之。”^{[3]373}刘氏提出孔子“摄上宾”，以孔子暂代上宾之职而解释其行仪，实以孔子为固定主语下的权宜解释，难以说明原本上宾之去向。更合理的解释是，本节并非单纯记述孔子本人行为，而是孔子基于个人经验，对聘礼之所见所闻而进行

的描述,可视为他对“礼”的口述、补充。

2 “入公门”者为主宾或上宾

其(2)《论语·乡党》:“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闑。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蹑蹑如也。”

该节的内容,与上一节存在完全相同的部分。“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趋进,翼如也”等内容反复出现,可见这仍是在描述迎宾时的状态,且与前节的结构相同,都是前述聘礼仪式在外门时的情景,后述入门后在宗庙行聘时的情景。此外,这两节虽然描述的都是相近场景的情况,但侧重各有不同,可互为补充。

《礼记·聘义》:“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劳。君亲拜迎于大门之内而庙受。”^{[12]1940}意为主国国君派士在边境迎接来聘的使者,又派大夫在郊外迎接并慰劳他。最后,由君主亲自在大门内拜迎宾客,然后在庙中接受宾客传达的来聘之意。“入公门”,公门指的是外门,即库门。《论语正义》:“公门者,诸侯之外门”。所谓外门,戴震《戴东原集》之三朝三门考认为是库门,“侯之宫有库门,有雉门,有路门……库门,诸侯之外门……雉门,诸侯之中门。”^[13]库门、雉门、路门,三道门将诸侯之宫从外到内的分为外朝、治朝、燕朝三个部分。黄守儼《乡党考》其前序有“入庙之图”,可见宗庙在库门和雉门之间,即外门和中门之间,可明此处“公门”即库门^[14]。清人盛世佐《仪礼集编》:“自库门内曲而东,至都宫之门,当太祖庙之南,又曲而北也。”^[15]直言从库门出发,向东行至都宫门,再向北进即可到达庙门,因此“公门”实为库门。

就实际考古的发现来看,鲁国故城的宫殿区左(前)侧设宗庙,右(前)侧设社稷;朝堂居前,市场居后^[16]。鲁国之布局形态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内容十分相似。《春秋穀梁传注疏·庄公元年》:“筑之为礼,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门出。”下注:“公门,朝之外门。主王姬者,当设几筵于宗庙以俟迎者,故在公门之内筑王姬之馆。”^[17]可知公门内确有宗庙。

“鞠躬如也”。这既可认为是于外门迎宾时,上宾进门请示主君时曲身而行,也可以认为是修饰主宾进门时恭敬的样子。但就杨伯峻《论语译注》所言,《论语》中所有“某某如”的结构,其“某某”都作形容词或副词,不为动词结构。^[18]因此鞠躬指的并非特定的动作,而是一副宛若鞠躬,小心又谨慎的样子,起形容词作用。“如不容”。《论语正义》:“‘如不容者’,言谨畏之形,若无所容厕足。”^{[3]374}案,因主宾或上宾走在登堂致命的路上,都乃假借主君之仪,因此必卑屈如不容其身,好似无处立足。该篇另有语句“寝不尸,居不容”,《正义》云:“居不容,本或作容。”^{[3]429},意为就坐不必如做客般保持仪容。考据先唐汉语语法,“如不某”者,某者均为动词,因此该处应指无处容身,而非容貌仪表。

“立不中门”。《礼记·玉藻》:“宾入不中门。”^{[12]1076}《仪礼·聘礼》:“公皮弁,迎宾于大门内。大夫纳宾,宾入门左。”^{[12]385}宾客靠左侧入门。《礼记·曲礼》云:“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阊右。”孔颖达疏:“右在东。”^{[12]37-38}则臣子靠右侧入门。宾行左,摈行右,皆即“行不中门”,《正义》曰:“行聘之时,公入门而右,宾入门而左。”^{[3]367}又《聘礼》:“宾入门左,介皆入门左。”^{[4]390}入门后主和摈站在右边,宾和介站在左边,分别站在门的两边。

随后主君与主宾踏入库门,又一直走到宗庙前。《仪礼·聘礼》:“及庙门,公揖入,立于中庭;宾立接西塾。几筵既设,摈者出请命。”^{[4]387-388}这正是前述“趋进,翼如也”所处于的宗庙迎宾的时空场景,二者归于行聘的同一事件当中。宾入庙门后,主君迎宾于阼阶下,主宾经由三次作揖后到达阶下,此时主君立于主宾身前向北作揖,其作揖所立的位置就是“位”。

“过位,色悖如也”。《论语正义》引刘台拱《论语骈枝》云:“过位者,遇主君之位,庙门之内,中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门右,即中庭之位俟宾,宾后入门左,及中庭,乃与主君并行,

故以过位为节。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弥至，容弥蹙也。”^{[3]367}郑玄注：“过位，谓入门右北面君揖之位。”位，即纳宾时，主和宾作揖之位。《正义》又曰：“《聘礼》君行一，臣行二，宾主三揖时，君位在右而居前，宾在左而稍退居后，故揖之后，必过君揖之位也。”^{[3]367}君位在堂前，且离台阶最近，因此能过君位者，必是要过此位而升堂之人，此人要么是上宾——升堂助礼，要么是主宾——登堂致命。

“其言似不足者”。《纂图互注礼记》：“将上堂，声必扬。”郑注：“警内人也。”^[19]此句为主宾/上宾登堂前，于堂下请示主君时的表现。因请示必要择言，所以“其言似不足者”，惜字如金，直言己意。“摄齐升堂”。其意为提起衣服下摆后登堂入室。《仪礼·聘礼》：“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西楹西，东面。宾者退中庭。宾致命，公左还，北向。宾者进。”^{[4]390-391}主宾、上宾这两种身份都可以在聘礼过程中登堂面君，所以此处一可为主宾执圭登堂的描写；一可为宾者登堂对主君接受圭玉的行为助礼。《聘礼》中上宾仅此处登堂，“宾者进。公当楣再拜。宾三退，负序。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宾者退，负东塾而立。”^{[4]391-392}上宾登堂，此时主国国君对着堂上的横梁，两次行拜礼。而后主宾三次退避，背向西墙。主国国君又独自加穿袭衣，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接受圭玉。最后上宾出堂，背向东塾站立。

“出，降一等……蹶蹶如也。”先明晰这是主宾还是上宾的行为。《论语正义》引《聘礼》云：“宾降，介逆出，宾出。”又云：“谓宾出庙门，仍接于西塾也。”^{[3]368}刘宝楠认为此时出堂的是主宾。本文认同他的看法，因为该节与“执圭，鞠躬如也……愉愉如也”的修辞存在高度相似的部分，“执圭”定为主宾之行径，则该节亦应倾向于此。“降一等”。“等”即台阶，降一等就是走下一层台阶。“逞颜色，怡怡如也”，《尔雅·释诂》：“怡，乐也。”^{[8]16}也就是神态放松的样子。“没阶”即尽阶，指走到了台阶的尽头。“翼如也。”《尔雅·释诂》：“翼，敬也。”^{[8]82}《释训》：“翼翼，恭也。”^{[8]280}可知“翼如也”表示恭敬行走的样子。

“复其位，蹶蹶如也。”孔安国注：“来时所过位。”^{[3]378}《聘礼》：“宾者退中庭……宾者退，负东塾而立。”^{[4]391-392}主宾退到中庭时，又要“过位”，所以他“蹶蹶如也”，恭敬地走到自己原本的位置，等待主君的再次召见。“蹶蹶”，一般认为是恭敬的样子，如《论语注疏》：“马融曰：‘蹶蹶，恭敬之貌也。’邢炳疏曰：‘恭敬，使威仪中适。’”^[20]但《说文解字注》“蹶”字下注：“《广韵·一屋》曰：‘蹶蹶，行而谨敬。’”^{[9]81}强调其行走之义。案“蹶”“蹶”二字，字形皆从足，本义应与行进姿态相关。《说文解字注》：“蹶，行平易也。从足叔聲。《詩》曰：‘蹶蹶周道。’”又曰：“蹶，長脰行也。《小雅》：‘執爨蹶蹶。’”^{[9]25}可知蹶、蹶各有其本义，“蹶蹶”并非联绵词，《广韵》所言“蹶蹶，行而谨敬”为二字本义相合。可见“恭敬”是“蹶蹶”这个动作的样子、结果，而“蹶蹶”的本义应是某种行进姿态。

由上文可知，《论语·乡党》：“入公门……蹶蹶如也。”实际上是以上大夫，即主宾或上宾为主要视角的聘礼过程。该节前半节是其入外门时的样子，后半节是其上堂、下堂时的情景。以本节与“执圭”节之间存在大量相近修辞为参照，我们更倾向于本节记述的是主宾之所为，即主宾在聘礼中入门、过位、登堂、退堂时的样子。

3 “执圭”：对礼经的述而不作

其(3)《论语·乡党》：“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蹶蹶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觐，愉愉如也。”

表1 《论语·乡党》与《仪礼·聘礼》其“执圭”相关文献对照

《论语·乡党》	《仪礼·聘礼》
(一)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闾。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蹶蹶如也。”	(一) “上介执圭，如重，授宾。宾入门，皇；升堂，让；将授，志趋；授如争承，下如送；君还，而后退。下阶，发气，怡焉；再三举足，又趋。及门，正焉。执圭，入门，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发气焉，盈容。众介北面，踰焉。私觐，愉愉焉。出，如舒雁。皇，且行；入门主敬，升堂主慎。”
(二)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踏踏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觐，愉愉如也。”	(二) “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纳宾，宾入门左……宾升，西楹西，东面。摈者退中庭。宾致命。公左还，北乡。摈者进。公当楣再拜。宾三退，负序。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摈者退，负东塾而立。宾降，介逆出。宾出。”

该节提及“执圭”“享礼”，明确这记述的正是行聘问礼时的情景。《乡党》篇“执圭”与《仪礼·聘礼》互文的段落如上，可见其语言结构和思想内容多有相近。由《仪礼》其（二）“宾袭，执圭”至“宾升”，结合《乡党》其（一）同样“宾升”的“摄齐升堂，鞠躬如也”之时，可知主宾是手执圭玉而“摄齐升堂”的。而本节的“执圭，鞠躬如也”，使用了与前节相同的修饰词“鞠躬如也”，更体现了二者描述的是同一个场景。再则，前述上节的“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对应本节的“勃如战色，足踏踏如有循”；上节的“怡怡如也”对应本节的“愉愉如也”，内容、结构几近相同，可见其同出一源。

《论语正义》引王引之《经义述闻》，以“入门”为庙门，云：“公，衍字也。《聘礼记》：‘执圭入门，鞠躬如也。’正与此同。”^{[3]374}可知王氏将《论语》与《礼记》互证。将“入公门”的地点，由一般认为的外门转移至庙门，既保证了段落前后地点的同一性，又强化了“入公门”和“执圭”两节的关联，王氏的观点有合理之处。但“公”为衍字一说，未见其版本，故只备此一说。

关于《乡党》所记是否孔子亲历，学界有不同观点。清代赵翼认为，孔子在鲁为官期间并无朝聘之事，故《乡党》内容可能并非实录，而是门人依据《仪礼》旧文所作的记述，其言“晁氏谓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无朝聘事，则《乡党》所记，未必皆孔子实事，当是门人习礼者本《仪礼》之旧文而记其语耳。”^[21]另一种看法(如《正义》)则认为，大夫担任使者的小聘通常不见于史书记载，孔子任司寇时或曾出使，只是未被载录，如“聘问之礼，大聘为聘，使卿；小聘为问，使大夫。大夫以小聘往来，不书于《春秋》……孔子为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书。”^{[3]370}。然而，据《仪礼》所载，“小聘”的礼仪规格较低，不享束帛和圭玉、不设筵席、不升堂，与《乡党》所描述的仪节明显不符。《乡党》所记当属“大聘”之礼，而“大聘”须由卿出任使者，孔子当时身为大夫，因此该章节记载的并非其亲身经历。

4 “与大夫言”或乃聘问辞令

其（4）《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诩诩如也。君在，蹶蹶如也，与与如也。”

前述《论语·乡党》共三节，其中反复出现“某某如也”的句式。这种句式在《乡党》中，共于五节中出现过。除上述三节外，一为“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一为本节，即“侃侃如也”“诩诩如也”“与与如也”，存在三个重言词和“如也”的组合。这种重言词和“如也”的组合，他节仅见上述的“怡怡如也”“愉愉如也”两例，且与本文所讨论的“入公门”一节，皆含有“蹶蹶如也”的句子，可见其仍是在聘礼的语境之下。

下大夫，即上介。在诸侯国聘礼中，各等级人员对应关系如下：卿与主宾身份相对；下大夫

与上介相对；士与承介、下介相对。例证如下：

一、主君赠礼时，派卿赠主宾，派下大夫赠上介，派士赠众介，体现等级对应。《聘礼》：“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赠，如觐币。受于舍门外，如受劳礼，无俟。使下大夫赠上介，亦如之。使士赠众介，如其觐币。”^{[4]433}

二、主宾拜访卿时，卿以下大夫为宾者，说明卿之次等为下大夫。《聘礼》：“宾朝服问卿。卿受于祖庙。下大夫宾。”^{[4]486}

三、聘礼中主国宾者设置：卿为上宾，大夫为承宾，士为绍宾。承宾与上介均为下大夫，再证等级对应。《聘礼》：“卿为上宾，大夫为承宾，士为绍宾。宾者出请事。”^{[4]442}

四、上介拜访主国曾出使之下大夫，双方会面礼仪“如宾面于卿之礼”，表明二者身份相等，仍体现下大夫与上介相对、卿与主宾相对之原则。《聘礼》：“下大夫尝使至者，币及之。上介朝服、三介，问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币之礼。其面，如宾面于卿之礼。”^{[4]490-491}

综上，聘礼等级体系为：卿——主宾/上宾；下大夫——上介/承宾；士——众介/众宾。

在《仪礼·聘礼》中，“大夫”常作为“卿”的同义替换词使用。例如，《仪礼·聘礼》曰：“宾朝服问卿。卿受于祖庙。下大夫宾。宾者出请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门外，再拜。宾不答拜，揖。大夫先入……”叙述中即以“大夫”指代上文已明确的“卿”。这表明在当时语境中，“大夫”可泛指高级官员，其中包含“卿”。结合《周礼·天官家宰》的记载，职官序列为“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6]16}可见“卿”实为“上大夫”。因此，在聘礼语境下，“主宾”和“卿”，都可用“上大夫”来指代。此外，卿与下大夫有时还可统称为“大夫”。这种称谓的灵活使用，是理解相关礼制文献的基础。

本文“朝”取外朝之义。朝，今常译为“上朝”，还可训为外朝。《聘礼》：“至于朝。”郑玄注：“宾至外门。”即主宾到达了外门以外。李如圭《仪礼集释》下注：“‘至于朝’者，大门外之朝也。”认为此“朝”为大门外之朝^[22]。《仪礼·觐礼》：“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郑玄注：“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庙门之外。”^{[4]511}言明诸侯在朝觐的前一天，都住在宗庙外的馆舍，卿、大夫朝聘也应同理。此处“朝”的空间涵盖了馆舍，应为外朝。

根据皇侃的阐释，“侃侃”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和乐态度，“闾闾”则用于身份对等者间的谨正相对，如《论语集解义疏》皇侃疏曰：“下大夫贱，孔子与之言，宜用和乐相接，故侃侃如也……卿贵，不敢和乐接之，宜以谨正相对，故闾闾如也。”^[23]这一区分在聘礼中也可得印证，当上宾劳问上介时，双方礼仪平等(如“再拜”“受”)，正体现出“闾闾如也”的相处氛围，如《聘礼》：“宾即馆。卿大夫劳宾，宾不见。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劳上介，亦如之。”^{[4]407-408}

在聘礼语境中，“君在，蹶蹶如也”描述的是上宾与主宾，面君后、下堂时的恭谨姿态。“与与如也”则与《乡党》他节：“私觐，愉愉如也。”中的“愉愉如也”音义相近，其义应均指向主宾私下会见国君时的仪容。因此，该节主语更倾向于是主宾，而非其他参与者。

根据上述，该节或实为“(外)朝，主宾(上大夫)与承宾(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主宾(上大夫)与上宾(上大夫)言，闾闾如也。”主宾与地位较低的承宾说话可以轻松和乐，与地位相同的上宾说话则要庄敬肃重，当聘礼进行到君王面前时，更要“蹶蹶如也，与与如也”。在这种礼学阐释的语境下，本节记述的可认为是主宾与主国宾者交谈，以及其在主国国君面前的样子。

5 结语

结合上述的《乡党》四节，足见该四节分别论证了(1)“君招使宾”一节非孔子行仪，乃聘礼流程之述。(2)“入公门”一节既可为主宾行仪，又可为上宾助礼。(3)“执圭”一节是对礼经的述而不作。(4)“朝，与下大夫言”一节，可视为外交场景，并非一定是朝堂日常。它们表现出了同一聘问程序的不同视角。综上，本文一方面为《乡党》篇的诠释提供了整体性、

语境化的新路径；另一方面，为理解先秦礼学知识（从《仪礼》的仪式规定到《论语》的言行叙事）的传播与记录方式，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

我们根据“礼”，发现《乡党》的四节存在密切联系，符合朱熹所言其本为一章的前提条件。就与聘礼相关的这四节而言，其分别表现了众宾、上宾、主宾的不同视角，这并非由孔子个人的身份变换而导致的，而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对孔子所言之礼的学习、记述。可见当《论语》隐没主语时，孔子并非其绝对主语，也可能是对知识性文本的单纯记录。《论语·乡党》与《仪礼》《礼记》等在与礼仪相关的文本上存在互文性。清人惠栋《九经古义》认为：“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乡党》一书，半是礼经。”^[24]说明《乡党》篇多为对《仪礼》的转述和阐释，而该篇为全书中对话最少的一篇，也侧面辅证了这个观点。唯《乡党》篇与《子张》篇没有“子曰”，文体与他篇不同，但《子张》篇另有“子张曰”“子夏曰”“子游曰”“曾子曰”等发表言论，独《乡党》篇只言“曰”，这或许正说明了该篇材料的来源与他篇不同，这对我们理解《论语》的成书过程也有所帮助。据西汉海昏竹书《论语》、郭店楚墓竹简《论语》等出土文献，我们已知《论语》在确分为齐、鲁、古三种版本之前，存在诸多流动的、篇节组合具有较强灵活性的版本，乃至存在单篇别行的情况，这说明《论语》的成书存在不断吸收新材料的情况。而这些与他篇不同，且与礼学文献存在高相关性的文本，说明《乡党》一篇也可能存在这种不断吸收新材料的情况。当然，如果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地下文献，或许这些“子曰”和“曰”的称谓改变，也只是因传抄造成的变化，这也有可能的。

《论语》虽只言片语，但我们从《仪礼》《礼记》中得到的补充文本，可以补充《论语》某句话所处的语境。例如，“下大夫”在聘礼中专指承接和上介，“上大夫”则指上宾及主宾。若仅按日常同僚关系解读“与下大夫言”等句，可能忽略了其在聘礼仪式中的特定场景。《乡党》中其他章节也与礼制密切相关。“入太庙，每事问”可能关联聘礼在宗庙举行的环节；“恂恂如也”与“便便言”的对比，亦可能反映孔子在不同礼制场合（如乡党与宗庙）的言行变化。此外，除了篇中线索最为明显的聘礼外，其余内容还可能涉及丧服、士相见等礼，可见《乡党》篇具有丰富的礼学背景，值得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1] [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17.
- [2] [唐]陆德明, 撰. 张一弓, 点校. 经典释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342.
- [3] [清]刘宝楠, 撰. 高流水, 点校. 论语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367-368+370-371+373-374+378+429.
- [4] 李学勤, 主编.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仪礼注疏[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9+382+385-392+407-408+433+442+470-471+486+490-491+511.
- [5] [宋]朱熹. 仪礼经传通解·卷二十二[M].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嘉定中刊元明间递修刊本(1217): 43.
- [6] [清]孙诒让, 撰. 王文锦, 陈玉霞, 点校. 周礼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16+370+2952+2954.
- [7] [宋]洪祖兴, 撰. 白化文, 等, 点校.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83.
- [8] 管锡华, 译注. 尔雅[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6+82+280+397.
- [9] [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影印经韵楼刻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5+81+494.
- [10] [清]郝懿行. 尔雅义疏(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9: 8.
- [11] [清]江永. 乡党图考[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3: 168.
- [12] 李学勤, 主编.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7-38+385+1076+1940.
- [13] [清]戴震. 戴东原集·第二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3: 17.
- [14] [清]黄守舞. 乡党考·前序[M]. 北京: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清乾隆四十三年漱经堂刻本(1777).

- [15] [清]盛世佐. 仪礼集编·卷十六[M]. 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清嘉庆九年贮云居刻本(1804): 11.
- [16] 徐团辉. 曲阜鲁国故城布局形态研究——兼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内容来源[J]. 东南文化. 2022, (5): 102-110.
- [17] 李学勤, 主编.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春秋穀梁传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73.
- [18] 杨柏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98.
- [19] [东汉]郑玄. 纂图互注礼记·九卷[M]. 影印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八至十一年(1919-1922): 15.
- [20] 李学勤, 主编.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论语注疏[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25.
- [21] [清]赵翼. 陔馀丛考[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7: 52.
- [22] [清]李如圭. 仪礼集释(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9: 289.
- [23] [三国魏]何晏, 集解. [南朝梁]皇侃, 义疏. 论语集解义疏[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130.
- [24] [清]惠栋. 九经古义·卷十六[M]. 中华再造善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16.